

“海上明月共潮生——中华艺术宫藏华人美术名家捐赠作品展”开幕

一次次的深情相托，成就了这样一个常设展

■本报记者 范昕

中华艺术宫日前新辟常设展“海上明月共潮生——中华艺术宫藏华人美术名家捐赠作品展”。精选的150余件展品均为历年来艺术家或艺术家家属向中华艺术宫(前身为上海美术馆)捐赠的珍贵藏品。展览所分的四大板块“春江推潮后来人”“融合中西为吾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为有墙外暗香来”，不仅呈现朱屺瞻、贺天健、谢稚柳、吴湖帆、程十发、林风眠、吴冠中等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艺术大师的多元探索，也以别出心裁的视角丰富着人们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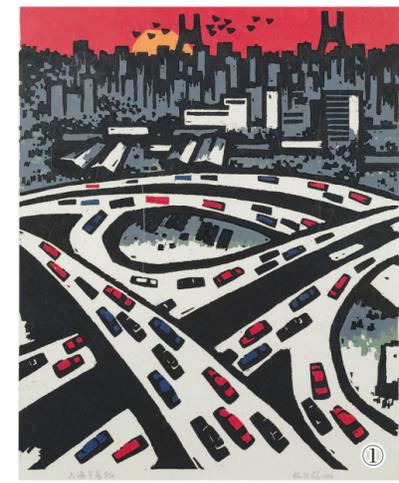
一次次的深情相托，成就了一个特别的展览，让观众有“眼福”得以近距离欣赏更多的精品佳作。“这次展览是对历年来向中华艺术宫捐赠艺术作品的有序、系统的一次梳理，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出时代变迁所带来的风格演变，也是对捐赠过作品的艺术家或艺术家家属，对观众的一次回馈。毕竟这些作品不能总深锁在我们的典藏仓库里，它们的价值只有当面对更多的人们时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此次展览的策展人武秦瑞告诉记者。

为大众的艺术，有着感人至深的温度

为人生、为大众的艺术，在此次展览中得到了特别的呈现。而这类艺术顺应的正是近现代美术启蒙时期十分重要的美术思潮。紧贴时代、反映民间大众真实生活的艺术图式，直至今日也依然影响着美术创作。

此次展出的杨可扬的版画，即是其中的代表。他的版画粗犷、简洁，构图饱满，色彩艳而不俗，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而他的版画生涯亦可被视为中国新兴木刻发展历程的生动缩影。早年杨可扬的创作受丰子恺社会生活漫画的影响，他看到战争中的民生疾苦，在时代的感召下，毅然转向进步木刻运动，以手中刻刀作为抗日救国的武器，以黑白木刻版画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发。新中国成立后，杨可扬的版画日趋明朗，注重表现景物的意境，也渐渐有了色彩。改革开放之初，他曾创作过一批反映上海乃至江南风貌的版画，比如捐赠的一幅《九曲桥》，用写意的方式，刻画九曲桥的冬日雪景，表现豫园富有诗意的浪漫景色。杨可扬生前曾先后向中华艺术宫捐赠48件重要代表作品。2017年，他的女儿杨以平又将父亲的73件版画代表作再次无偿捐赠给中华艺术宫。

这次展览展出的贺友直的作品，鲜活、亲切，也深受大众喜爱。这些画里的小动作、小道具、小情节特别打动人心，都是从生活中而来。贺友直常常背上包去往下故事发生的地方，一待就是几个月，用几沓厚厚的速写本记录下锅碗瓢盆、灶台炕头，这些细节拥有最真实的生活感悟。1996年起，贺友直曾多次向上海美术馆无偿捐赠大批连环画原作及部分草稿达2000余幅。这些作品基本涵盖了其毕生创作心血，包括《山乡巨变》《白光》《胖嫂回家》《贺友直自己》《李双双》《小二黑结婚》等。



①杨可扬《上海早晨》。②吕蒙《女电焊工》。③谢稚柳《绿荷》。

(资料照片)

中国早期抽象女艺术家，即借由展览为人们所认识。1937年，26岁的李青萍从上海赴马来西亚，展开一段艺术求索。此后，她的人生历经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早年在新华艺专时期学习的印象派风格艺术，以及后来的印度波彩画、马来西亚传统织染等艺术给予的营养，共同塑造了这位艺术家独特的艺术符号。她的画作往往有着饱和度极高的色彩碰撞，画中若隐若现的人物形象组合中，有一股击不垮的生命力。比如此次展出的抽象画《无题61》。早在2003年，李青萍已向上海美术馆捐赠过生平最重要的一批画作。时任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的李向阳还记得，初见李青萍时，老人从被窝伸出的那只如刀劈斧凿般、布满千沟万壑的手。她从一只漆成绿色的铁皮箱子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沓作品。这次捐赠之后，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李青萍就在湖北家中与世长辞。2008年上海美术馆特意为李青萍办展，将其生前捐赠的珍贵原作完整公开呈现。去年大暑时节，中华艺术宫又收到了300多幅李青萍的手稿遗作捐赠，由其侄女李美璧从湖北带来。

一并呈现在人们视野中的，还有旅法女艺术家贺慕群的作品。1965年，贺慕群为艺术理想赴法，从此在巴黎生活和创作达37年之久，以自身的奋斗和过人的才华，在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赢得自己的位置。蔬果、面包、花卉、衣物、劳动者、孩子、妇人……在此次展出的作品中，人们不难看出，贺慕群反复画的，是现实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物与人。她以赤子之心展现出表现对象最本质又最具情感性的一面，看似奇崛，实则是静穆、动物被画成静物，静物被画成色彩，一种悲悯与纯真超越了日常的繁琐与浮躁，是最动人。2002年，贺慕群结束了在巴黎的生活正式回国，定居上海。直至2012年去世，她曾先后三次向上海美术馆捐赠145幅代表性油画、版画、素描及速写作品。

鲜为人知的华人美术家之作，丰富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上海图书馆推出“冷书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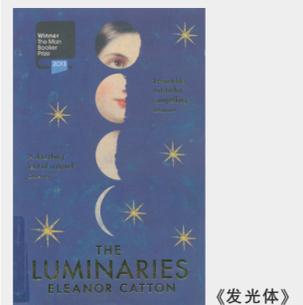
打捞书海遗珠，发现暂时被遗忘的好书

本报讯(记者李婷)在各类热门图书排行榜层出不穷的当下，一份“冷书榜”吹来一股清新之风。上海图书馆昨天宣布，将于8月4日至12日在该馆目录大厅举行“书海遗珠——发现暂时被遗忘的好书”文献推荐展，向读者集中推介一批少有人问津却内容优质的图书。

据统计，上海图书馆共有各类藏书近5600万册，其中，335万册可供外借。在分析以往的外借数据时，工作人员发现，有些图书一年甚至几年没有被人借阅过，而它们中的部分质量并不是差，相反，是相当优秀的图书，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引起读者的关注。“推出‘冷书榜’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不要错过这些好书。”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表示，对于公共图书馆来说，推广阅读是职责所在，而通常情况下采用的热门图书推荐法，显然不适合图书馆，因为图书馆可供借阅的每一本图书的副本是有限的。“何不采用逆向思维，推出‘冷书榜’，一来可以盘活馆藏图书资源，二来引导读者发现好书。”周德明透露，2016年，上海图书馆尝试着推荐了100种冷门中文图书，效果十分明显，展览推出第二天便有64种被借走，一个星期后增加至98种。

据悉，今年推荐的图书均源于上海图书馆的外借数据分析，至少一年内没有被读者外借过，包括中文书65种、外文书35种、电子书20种。而它们之所以能入选，基于著者、外界评价、获奖情况等多样要素考量，并兼顾社科、科技占比。其中，中文图书以通俗、可读性强为挑选原则，豆瓣评分平均达8.3分。比如，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的《徒》、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威尔特那的乡野生灵》、商务印书馆的《洁净与危险》等都是十分优秀的作品。外文图书则突出专业性，亚马逊评分平均达4.4星。比如，《在我们属于你之前》是雨果奖获奖作品；《大灭绝时代：一部反常的自然史》被《纽约时报》评为2017年100本值得关注的图书之一；《发光体》曾获2013年布克奖。据悉，在展览期间，每本纸质书旁边的说明牌上都会详细标注出作者、出版社、索书号等信息，方便读者借阅。而20种电子书，则通过扫描展板上的二维码便可直接阅读全文。

为吸引更多读者关注，上海图书馆增设了互动的环节，挑选了即将展出的图书中的五种，邀请读者根据描述猜出书名。截至昨天18时，已吸引上万读者参与其中。此外，展览期间，该馆还将推出各类分享活动，比如，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字记》曾经以最高票数获得了2015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称号，但这本书“意外”入选了此次“冷书榜”。8月19日，上海图书馆将举办“我们身边的字体——《上海字记》分享会”，邀请读者分享其近十年来在上海进行的汉字字体收集、整理及研习经历，打捞书海遗珠。



《发光体》 2013年，新西兰女作家埃莉诺·卡特凭借该书，成为布克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作家。



《威尔特那的乡野生灵》 十九世纪英国自然文学大师理查德·杰弗里斯的首个中文译作，它让人们在字里行间领略维多利亚时代田园的美丽与鲜活。



《摘星星的男孩》 英国心理治愈小说家约翰·威廉斯的一本关于自闭症儿童的书，书中的主角正是作者的儿子。他说：“我只是个爸爸。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

三大夏季古典音乐节陆续亮相欧洲

■本报记者 姜方

又是一年夏令时节。在拥有深厚古典音乐传统的欧洲，闻名全球的三大古典夏季音乐节陆续亮相。据了解，眼下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和德国拜罗伊特音乐节举行正酣；一周后，瑞士琉森音乐节也将开启。

这三大音乐节为期一个月左右，几乎将全球古典音乐界的“梦幻级”阵容一网打尽，成为全世界音乐“发烧友”年年都要去“朝圣”的去处。

萨尔茨堡音乐节：音乐会、歌剧彰显“激情与狂喜”

本届萨尔茨堡音乐节于7月20日至8月30日举行，主题为“激情与狂喜”。据悉，萨尔茨堡音乐节每年夏天会迎来25万多名观众。作为萨尔茨堡音乐节的主力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将在不同指挥家的指挥下举办多场音乐会；如尼尔森指挥棒指挥马勒《第二交响曲》；萨尔兹指挥棒指挥理查·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穆蒂指挥棒指挥舒曼《第二交响曲》等。

此外，91岁的乐坛名宿布隆姆斯泰特将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分别演奏西贝柳斯和布鲁克纳的交响曲；莫斯特指挥棒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亨策为钢琴与乐队而作的《特里斯坦》前奏曲和瓦格纳《众神的黄昏》选段。其他到访萨尔茨堡音乐节的乐团的节目同样精彩。伦敦交响乐团将在新任总监西蒙·拉特指挥下演奏伯恩斯坦、德沃夏克和亚纳切克的作品，而柏林爱乐乐团将在新任总监基里尔·彼得连科指挥下演奏贝多芬和理查·施特劳斯的曲目。

在歌剧方面，由美术家出身的导演罗密欧·卡斯特鲁奇执导、莫斯特指挥棒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莎乐美》；汉斯·诺森费尔斯和汤姆·霍普联手打造的柴可夫斯基歌剧《黑桃皇后》也由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推出。美国青年导演莉迪亚·斯蒂尔执导的莫扎特歌剧《魔笛》也引起很多乐迷的关注。

琉森音乐节：朗朗、王羽佳将现身

本届瑞士琉森音乐节将于8月17日至9月16日举行。现任琉森音乐节艺术总监卡多·夏伊将执棒多场音乐会，以纪念他首度登台该音乐节30周年。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除夏伊指挥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带来四场音乐会以外，受邀来访的顶尖乐团包括柏林爱乐乐团、慕尼黑爱乐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它们将各自献演两场音乐会。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在柏林爱乐乐团候任总监基里尔·彼得连科的执棒下，王羽佳将携手乐团演奏普罗科菲耶夫《C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经典游戏《仙剑奇侠传1》将改编成大电影，消息昨天公布后引发业内热议——

究竟是取悦玩家还是迎合观众？

■本报记者 郭超豪

自1993年日本国宝级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开创先河改编成电影但票房不尽如人意后，改编电影似乎就成了不少游戏的“滑铁卢”，常常口碑票房双“扑街”。在国内，游戏IP改编真人电影尚是一片荒地，与电视剧“联姻”倒颇为频繁，但堪称“经典”的仅有十几年前刘亦菲、胡歌主演的那部《仙剑奇侠传1》。

事实上，国内“游影联动”概念诞生已近五年，被公认为是“泛娱乐”领域中的富矿，尴尬的是，至今尚无值得一看的代表作。在昨天的国际游戏商务大会上，《仙剑》系列游戏开发商大宇资讯宣布，备受瞩目的《仙剑奇侠传》大电影已进入筹备阶段，预计于2020年上线。

“游影联动”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仙剑奇侠传》被誉为华人游戏圈最经典的品牌之一，1995年发行以来历代单机正版销量近500万套，至今仍为众多玩家心中的“神作”。2005年，《仙剑奇侠传1》被改编为电视剧，成就了刘亦菲的“赵灵儿”、胡歌的“李逍遥”。此后，《仙剑奇侠传2》《仙剑奇侠传3》等经典荧屏形象。大宇资讯COO连建钦透露，《仙剑奇侠传》大电影将与同名电视剧一样，以《仙剑1》游戏剧情为蓝本进行改编。

游戏改编成电影，无论中外都面临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尴尬。国内多家游戏厂商此前均公布过“游影联动”计划的宏伟蓝图，但大多进展缓慢，导致这一领域目前还是一片空白。



2005年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中，胡歌、刘亦菲饰演的李逍遥和赵灵儿。

曾与《王者荣耀》堪称一时瑜亮的网易手游《阴阳师》，2016年底就对外宣布将筹备电影，并定于今年国庆档上线。但时至今日，游戏玩家人数已还未达峰时期的十分之一，影片连选角还未对外公布，跳票甚至“烂尾”几成定局。

国外游戏改编电影的境遇也不容乐观，即使如“魔兽”般游戏界扛鼎的角色，影院里的观众也丝毫不“买账”。2016年，筹拍超过十年的电影《魔兽》千呼万唤始出来，一经上映即在北美收获差评，被诟病“玩家不过瘾，观众看不懂”，本土票房仅有4660万美元。若不是众多国内魔兽“情怀粉”不厌其烦地“二刷”“三刷”，最终亏损数字恐怕远不止1500万美元。

据统计，从1993年的《超级马里奥兄弟》到2017年的《刺客信条》，国外近40部游戏改编电影超过五成收不回成本，成功的“爆款”更是屈指可数。

明确定位 《仙剑》破题迈出良好开端

游戏改编电影的成功之路为何这么难走？业内专家认为，游戏和电影，有时存在难以“同调”的尴尬。“玩游戏是玩家和所操控人物一起成长的过程，而观影则是一种被动体验。”大宇影音总经理张淑芬也赞同，玩家在观影过程中失掉了打游戏的代入感、掌控感，还要被迫面对熟悉的剧情、被改编的人设。而非玩家观众对游戏了解不多，他们更期待看到一个合理完整的故事。因此，游戏改编电影

需要直面一个选择题——究竟是取悦游戏玩家还是迎合电影观众？

但是，国外游戏改编成大电影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先例。游戏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生化危机》系列，主角是游戏中不存在的“爱丽丝”，而玩家操控的“吉尔”“克莱尔”等成了无足轻重的配角。然而，由于故事线完整，非玩家观众也能很快融入剧情。《寂静岭》系列则是另一个极端：电影完全忠实于游戏原作，尤其是对游戏中三元世界观和宗教隐喻的继承令人赞叹。除此之外，电影对游戏场景也进行了高度还原——小镇建筑完全复制游戏实景，标志性的浓雾更是增进了玩家的代入感和沉浸感，得到了玩家的高度认可。因此，根据这些游戏成功改编成大电影的经验，改编的路径要么是取悦游戏玩家，要么是迎合一般观众的口味，似乎没有第三条路。

眼下，《仙剑奇侠传1》的制片方业已做出选择。张淑芬告诉记者，《仙剑奇侠传1》不会“活”在玩家的怀旧上，首要目标是拍出一部故事好看、能吸引年轻观众的电影。“只要李逍遥和赵灵儿的角色和情侣身份不变，其他都可以为剧情作出改变。”如此明确的定位，将是破解“游影联动”这道难题的良好开端。

可以想象，如果《仙剑》系列的影游联动能打响头炮，将为国内相关领域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昆仑游戏CEO陈芳表示，很多游戏公司都有意愿试水影游联动，但苦于缺少真正能落到实处的可操作方案。“像《仙剑奇侠传》《轩辕剑》等单线发展的RPG游戏，人物个性突出，改编成电影的可行性很大。过去20年里，中国涌现出大量优质的单机游戏，剧情也很出彩，令影游联动成为一个巨大的宝藏。”